

第三一〇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諫諍部

卷一
六六—六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圖書集成
彙編
考索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八十六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十五

宋七

楊萬里

彭龜年

袁樞

曾三聘

劉光祖

倪思

陳傅良

蔡幼學

李大性

羅點

官常典第六百八十六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十五

宋七

楊萬里

按宋史本傳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陵零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過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沒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戰追胥不入鄉民通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謹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遣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于潮惠二州築外皆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

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于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蒼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于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准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淝揚二州自此南唐始廢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于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

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卿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災惡犯南斗通日鎮星犯端門災惡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遇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疊疊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早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早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閭閻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格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繼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

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府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一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言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入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元之北禦侍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元于履展之間無不當其任溫于捕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瞻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路官者而得旋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

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盤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忤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入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顧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官講官關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涯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准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早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待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早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還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履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殿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

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典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于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件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

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於詩書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諡文節子長孺

彭龜年

按宋史本傳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親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愛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問

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軍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久不已血漬冕旒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遍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開拜表而退時議欲別

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從官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過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性能虛心受諫遜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獻京錢黃艾鄧珏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彞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

撰提舉中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曰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袁樞

按宋史本傳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富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閤門以節鉞養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耶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夬得其書奏於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

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於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僥倖而似忠鯁者苟陛下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顧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雖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獄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辜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樞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早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爲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爲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

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人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棘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令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疎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會三聘

按宋史本傳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二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懸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宮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問正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去三聘謂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闕

庭之內閣門祗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
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
書郎帝欲幸王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
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
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
答之姦究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
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
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在
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
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
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
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
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鄂州會
韓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
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
皆辭不赴侂胄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名用三聘祿
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
龍圖閣賜諡忠節

劉光祖

按宋史本傳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於外祖
賈驥後以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磨察
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
甲胄問馭羣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
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羣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
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
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
爲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

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
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名試守正字兼吳益王
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
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
時殿中侍御史關上方嚴其選謂宰臣雷正曰卿監
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
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
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
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
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
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
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
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
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
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
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
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
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
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
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
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
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
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
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
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
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求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
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

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
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
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
稅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
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
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
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
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
生既進議論無所提挾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
風不競幸諂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
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
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右封殖人才
實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
排擊爲能哉從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
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
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
上未過官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
重華日夜交譏其間宜用韓魏公遂任守忠故事以
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
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
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
五歲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
安意欲易奢政令易忌威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
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
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
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阼於素愷蓋有甚不得
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

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門事韓侂胄侵損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上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吳曦叛光祖曰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誦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閣兩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大亡此讎送死於汴陛下爲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大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樂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郭間會求通弗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

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曰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記園丘六日始宣遺詔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會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盡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茲之

倪思

按宋史本傳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嘆擢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頗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

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相執事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浸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濶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衰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諫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卽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入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諂徒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臬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敢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戮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募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實稱門生不足稱思坐思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路又在所不論也

思坐思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路又在所不論也

佖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佖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佖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佖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佖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佖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官實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佖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日宰執當同進此專聽佖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用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落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陳傳良

按宋史本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事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末嘉鄭伯熊薛季直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傳良皆師事之而得季直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於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傳良傳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爲嗣者官利其貫輒沒人之傳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額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邊

裔蓋天命之未末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販賣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使都統司之兵與同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還祕書少監兼寶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和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遇官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讞以疑爲眞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於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

讀不受章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實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官明年蔡官交疏劾罷熹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實閣閣待制終於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蔡幼學

按宋史本傳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內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賓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取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誠默客身不能持正蓋指虛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嬖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憚虛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

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忖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磨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願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忽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賢寬民而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損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

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陸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勅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論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羅鋒鏑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劾竄黜尤衆號稱職還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遁籍禁閣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魯除知臨安府師魯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魯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改兼侍讀師魯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

易契紙錢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貨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名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大怒人情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慎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李大性

按宋史本傳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爲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爲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

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勅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職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戎帥名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大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傳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爲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逆況金使祭奠常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禮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皇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皇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皇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皇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名爲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

繳上毀抹左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鐵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於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於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云

羅點

按宋史本傳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大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早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

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疆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二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

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櫻拂之事姑以酒目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閭閻並境容有縱酒自放

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

閤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逮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

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八十七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十六

宋八

黃裳

呂祖儉

葛洪

柴中行

楊宏中

張衡

周端朝

王介

王邁

詹體仁

呂祖泰

王伯大

莊夏

林仲麟

蔣傳

徐範

袁甫

李韶

官常典第六百八十七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十六

宋八

黃裳

按宋史本傳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繁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

謂正薦名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亙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強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于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

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多乎王曰諱官訓說明白忧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于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福酒詰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賓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底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浸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稍循將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

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晏安裝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裝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如謀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如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豪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裝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冀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裝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裝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掣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輅之事爲憂乎輅與廟贖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願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于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于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于忠愛非賊恩也

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幸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震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待講曰翊善今使侍侍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救主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侍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侍侍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蒙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

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沸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爲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議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沸然于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于陛下之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恐惡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蒙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蒙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

盡篤于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杖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詹體仁

按宋史本傳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槩與吳宏劉子輦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槩見張浚論滅金祕計浚辟為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鑄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治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朕朕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淫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敘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

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駁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玠請憲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義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有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未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且以胥吏執役後倚佞胥躡躡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閩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庫振救而後以聞佞胥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遷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類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呂祖儉

按宋史本傳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

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諡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略廣東欲辟為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耕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飯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憲官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濫用事正言李沐論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佞胥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

侍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寥寥也疏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騭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卿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知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有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冑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嶺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冑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願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間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實樂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呂祖泰

按宋史呂祖儉傳祖儉從弟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爲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孺之師職致幸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冑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諫亦以爲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莫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

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聽其行侂冑使人述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鄧間侂冑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補特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柝爲具棺斂歸葬焉

葛洪

按宋史本傳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撫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拊克之禁獨營運之通其微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廉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微之亦切矣今願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况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

納文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樽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緞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報視朝一日諡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十四卷

王伯大

按宋史本傳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戶部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直祕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

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成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革仇魚之朝廷議姦情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靈魏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詞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非言黜諫之意藏伏于陛下之胷中而凡迂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一身莫不破庄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悶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顧立于王之朝矣陛下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雙呢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於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漫漶之不行邪選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諛說珍行驚鶩厭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

國省惡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至人言之道及人言之求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皆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黨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以直寶謨閣知婺州憲視書少監拜司農卿復爲祕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係論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下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爲吏部侍郎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刑部尚書尋爲興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陳埃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柴中行

按宋史本傳中行字與之餘千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污我攝昭州郡事錫丁錢苗斛賑饑餓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泉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